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三

天台陶宗儀

九



唐貞觀開元間人主崇尚文雅其書畫皆用紫龍鳳紬綾爲表綠文紋綾爲裏紫檀雲花杆頭軸白檀通身軸此外又有青赤琉璃二等軸牙籤錦帶大和間王涯自鹽鐵據相印家旣羨於財始用金玉爲軸甘露之變人皆剝剔無遺南唐則標以廻鸞墨錦籤以潢紙宋御府所藏青紫大綾爲標文錦爲帶玉及水晶檀香爲軸靖康之變民間多有得者高宗渡江後和議旣成榷場購求爲多裝褫之法已具名畫記

及紹興定式茲更不贅姑以所聞見者使賞鑒之士有考焉

錦標

克絲作樓閣 克絲作龍水 克絲作百花攢龍

克絲作龍鳳 紫寶階地 紫大花

五色簞文 俗呼山和尚

紫小滴珠方勝鸞鵲

青綠簞文 俗呼閣婆又曰蛇皮

紫鸞鵲 一等紫地紫鸞鵲一等白地紫鸞鵲

紫龜紋 紫珠燄 紫百花龍 紫曲水 俗呼落花流水

紫湯荷花 紅霞雲鸞

黃霞雲鸞 俗呼絳霄其名甚雅 青樓閣 閣又作臺

青大落花 紫滴珠龍團 青櫻桃

皂方團白花 褐方團白花 方勝盤象

毬路 衲 柿紅龜背

樗蒲 宜男 寶照

龜蓮 天下樂 練鵲

方勝練鵲 綬帶 瑞草

八花暈 銀鈎暈 紅細花盤鵬

翠色獅子 盤毬 水藻戲魚

紅徧地雜花 紅徧地翔鸞

紅徧地芙蓉

紅七寶金龍 倒仙牡丹

白蛇龜紋

黃地碧牡丹方勝

皂木

綾引首及託裏

碧鸞 白鸞

皂鸞

皂大花 碧花

姜牙

雲鸞 樗蒲

大花

雜花 盤鵬

濤頭水波紋

仙紋 重蓮

雙鴈

方棋 龜子

方轂紋

鷓鴣 棗花

鑑花

疊勝 白毛 遼國

回文 金國

白鷺 花 並高麗國

暉卷紙

高麗 蠲

夾背蠲

措光

軸

出等白玉碾龍簪頂 花或碾

白玉平頂

瑪瑙 漿水紅 金星石

珊瑚

水晶 蠟沉香

古玉

象牙

犀角

軸桿

檀香木

匣

螺鈿

宋高宗內
府皆鈿匣

至元庚寅冬江浙行省官立相哥沙不丁輩德政碑穹窿莫比持闕坐石時趙若晦者素善諂媚因以楊和王墳域所有爲言役人夫數千拖拽而至畢工之日是夜省堂中火爐鳴直至昧爽方休嗣是夜以爲常又梟鳴梁壓虎入城市越明年春相哥敗諸公俱懼

奇禍豈非事有先兆與

劉公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盃與汝壓驚此一盃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湣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

轉錄金卷三
四
草堂
廷幹之從祖父也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犬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詭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謔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鼻成發一笑或戲關云你

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鼻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鼻故云爾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兒舞女有纏足纖小者則脫其鞵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盃予竊怪其可厭後讀張邦基墨莊鋟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湫灑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醜蒲萄暖的笑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剗蹈金蓮行欵欵觀此詩則老子之踈狂有自來矣

宋高宗朝錢唐喻氏出家爲沙門名思淨建妙行院于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阿彌陀佛入于神妙楊侍郎傑贊爲喻彌陀人從而稱之淨又於西湖之北鑄石爲大佛頭父老相傳云此石乃秦始皇繫纜石蓋是時皆浙江耳初無西湖之名始皇將登會稽爲風浪所阻故泊舟此處

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徧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負纔四五窠耳亦異哉

天下之事未嘗無配雖譎詐誕妄之談亦有然者松江

衛山齋有材譽時庸醫兒孫華孫頗知嗜學山齋因獎予之使得儕於士類山齋旣死華孫忽謂人曰嘗夢天使持黃封小合授吾曰上帝有勅以衛山齋聲價畀汝吾受命謝恩而寤華孫才思極遲凡作一詩必數十日乃就則曰吾登溷偶得一聯或又曰枕上得此故人戲贈以詩有浪得詩名索價高及山齋聲價黃封合之句陸唐仁每謂人曰吾讀書至得意時見慶雲一朵現家人皆不能覩又一日讀詩集傳有不安處思所以易之忽若夢寐中見尼父拱立於前而呼吾字曰陸宅之朱熹誤矣汝說是也偶與友人

之黠者言及此友人曰足下得非稟受素弱乎曰何爲曰吾見足下眼目眊眩又夢寐顛倒故知其然也居仁慚赧不復辨客來談及拊几大笑命筆識之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奉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輸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比農夫眼中血滔

滔黃浦如溝渠農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逼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

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
檢田吏此表介踏災行也足可以爲民牧不恤民瘼
者之勸介字可潛嘗掾松江蓋能以儒術飾吏事者
因載之

霍清甫治書云考古圖載古衣服今有玉轆轤玉具劍
古樂府曰腰間轆轤劍此器以塊然之璞旣解爲環
中復爲轉關而上下之隙僅通絲髮作宛轉其間今
之名玉工者往往嘆其所未覩按漢雋不疑帶襪同
具劍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轆轤形上刻木作
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末首其狀如此前

說乃宋李公麟之所紀也余昔宦遊錢唐因識吳和
之者性慧巧博物收一轆轤玉青色形如呂字環口
中間轆轤旋轉無分毫縫罅形色極古人皆以爲鬼
工因土漬用白梅熬水煮之良久脫開詳視竅中有
雙玉軸在焉中嵌一物形若牛筋意度必是當間煮
之胖脹撐塞雙軸入竅關住所以宛轉無礙年深腐
敗縮瘦因而煮脫試用乾牛筋搥實置軸兩間對勘
孔竅以線縛定煮之少時雙軸果湧入竅中須臾取
出依前動轉不脫後余亦收一小者狀若旋環製作
大約相似後因損折轉軸中亦有一物形似翎桶想

亦同一關捩其玉具劍自三代有之今止以兩漢爲始至於宋朝且千餘年未有能窮其轆轤底蘊今偶以煮脫乃得其機軸亦云奇矣

夏雪蓑云嘗見優人杜生彥明說向自江西回至韶州寓宿旅邸邸先有客曰相公者居焉刺繡衣服琢玉帽頂而僅皮鞋生惑具酒肴延欸問以姓名履歷客具荅甚悉初不知其爲盜也次日客酬讌邀至其室見柱上鎖一小猴形神精狡旣而縱使周旋席間忽畚語遣之俄捧一楪至復畚語詈之即易一碗至生驚異詢其故客曰某有婢得子彌月而亡時此猴生

旬有五其母斃於獵犬終日叫號可憐因令此婢就乳之及長成遂能隨人指使兼解畚語耳生別後至清州留吳同知處忽報客有携一猴入城者吳語生云此人乃江湖巨盜凡至人家窺見房室路徑并藏蓄所在至夜使猴入內偷竊彼則在外應接吾必奪此猴爲人除害也明日客謁吳吳欸以飯需其猴初甚拒吳曰否則就此斷其首客不得已允許吳酬白金十兩臨去畚語囑猴適譯史聞得來告吳曰客教猴云汝若不飲不食彼必解爾縛可亟逃來我只在十里外小寺中伺也吳未之信至晚試與之果核

水食之類皆不食急使人覘之此客果未行歸報引猴搗殺之

後至元間盜入浙省丞相府是夕月色微明相於紗帷中窺見之美髭髯身長七尺餘時一侍姬亦見之大呼有賊相急止之曰此相府何賊敢來蓋虞其有所傷犯故也縱其自取七寶繫腰金玉器皿席捲而去翼旦責令有司官兵肖形掩捕刻期獲解沿門搜索終不可得越明年纔於紹興諸暨州敗露掠問其情乃云初至杭寓相府之東相去三十餘家是夜自外大醉歸倒于門外主人扶掖登樓而卧須臾嘔吐狼

籍滿地至二更開樓窓綠房簷進府內腳履尺餘木級面帶優人假髯既得物直携至江頭置於白塔上復回寓所侵晨邏者至察其人酒尚未醒酣睡正熟且身材侏儒畧無髭髯竟不之疑數日後方携所盜物抵浙東因此被擒盜亦有道其斯之謂歟

省掾李孟容度爲余言元統間在都門見一全真先生年五十餘相貌魁偉嘗坐省東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其寓所乃在五門外第二橋民家遂以出處叩之全真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方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事全真曰此後當改至元至元後

改至貞天下亂矣僕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真曰汝第
識之僕南還至閘河聞改至元心益信之及改至正
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夫全真之言
如燭照數計特不知果何術也豈非至人者乎
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
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喫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
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闕不知
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
巷之歌謠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
病故錄之以俟采民風者焉

集慶失守行御史臺移置紹興路前御史大夫納璘再
任時浙省丞相達失帖木兒得便宜行事民間頗言
其貪後又以大夫子安安判行樞密院護臺治大夫
之政一聽決於院判有人作詩云舊省新丞相新臺
舊大夫大夫聽子語丞相愛金珠又有人大書于臺
之門曰包苴賄賂尚公行天下承平德未能二十四
官徒獬廌越王臺上望金陵

會稽陳思可

睿

云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納璘開行臺于

紹興于時慶元慈溪則有縣尹陳文昭本路餘姚則
有同知禿堅在城則有錄事達魯花赤邁里古思皆

總制團結民義者納璘之子安安以三人爲不易制
思有以去之乃先給召禿堅至拘留寶林寺夜半率
臺軍擒殺之從而方國珍亦執陳文昭沈之海獨存
邁里古思一人耳人皆以禿堅之死歸罪於邁里古
思不能力救殊不知當時之執禿堅乃所以擒邁里
古思也執禿堅之謀出於潘子素子素亦爲安安縊
諸途執子素之謀出於辛敬所敬所艱關投張士誠
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住哥代納璘爲大夫又不能容
邁里古思搗殺于其私第拜住哥以弟搠思監拜中
書右相詔入朝旣得罪兄弟誅戮家無噍類但未知

安安死所耳靜而思之若有尸於冥冥之中者不知
造物果如何也

回紇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
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云

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
直學士蟾心之從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
奉卜顏平章檄轉餉鄂閩時丹陽富民束子章先與
是役會飲于蘄志相合即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
起赴沔泣別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
信願以貲囊相託公政辭弗獲俾子章手緘而爲謹

藏之越兩月子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間欲啓囊而請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義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公政匿爲已有銜之去明年旣竣事還坐丹陽驛門要束朱二氏父子啓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束氏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歸之朱氏盛具酒饌以謝辭之前翰林院編修膠西張復初嘉公政義爲作傳且稱公政幼知讀書嘗從

平章克池之諸縣破蘭溪渠魁徐真一平蘄水寨司輜糧四年無纖芥譴何平章凡七薦中書不報人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天道豈獨遠耶江陰王逢詩曰蘄春肥羊采石酒君爲玉昆我金文夜談接膝畫握手乾坤意氣同高厚霜風吹蘆客衣薄濕雲羈鴻飛漠漠蓬窓篝燈照囊橐嗟君遠行感君託蓮臺湖深浪泊銀鷓鴣杜若傷心神天生禍亂有今日誰謂交遊無故人葉郎還金何愧竇禹鈞

傅氏紹興諸暨人年十八適同里章瑜瑜爲苛吏脅軍典期會迫死道上計至傅氏蒲伏抱屍歸號泣三日

夜不忍入視屍有腐氣猶依屍呵瑤曰冀甦既入棺至嚙其棺成穴及葬投其身壙中母強挽以出制未百日母欲歿志語聞遂大慟連日不食母囑侍婢謹視之閱數日給婢吾當浴若輩理沐具俟予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見二足倒植井中乃傅氏也楊鐵史維禎嘗贊之曰余讀古節婦事至青綾臺及祝英氏以爲後無繼者世道降也久矣今瑜妻乃爾謂世降德薄者吾信歟夫婦倫與君臣等世之稱臣子者獨不能以瑜妻之義于夫者義其君歟噫

張氏據有平江日其部將左丞呂珍守紹興參軍陳庶

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賦詩饒染翰題一紈扇以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西保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采荷花饒素負書名且詩語俊麗爲作者所稱呂俾人讀罷忽大怒曰吾爲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殺之又元帥李其姓者杭州庚子之圍解頗著功勞一士人投之以詩將有求焉其詩有黃金合鑄李將軍之句李大怒曰吾勞苦數年止是將軍今年纔得元帥乃復令我爲將軍耶命帳下策出之又二事雖相傳以爲笑亦可因以爲戒云

吳人高伯厚云元統間某吏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鬪毆某甲之母勸解被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唇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經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放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鬪毆時其母來勸力牽其子之裾手腕仰跌自搯其腦昏絕在地隣里有剪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骨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爲招伏某乞言倉皇之際惟恐箠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隣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吁今之鞠獄者不欲研窮磨究務在廣陳刑

具以張施厥威或有以衷曲告訴者輒便呵喝震怒畧不之恤從而吏隸輩奉承上意拷掠鍛鍊靡所不至其不置人於冤枉者鮮矣使聞伯厚之言寧不知懼乎

杭州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爲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僞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聖鐵一塊厚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嚙鐵於口刀刃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旣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於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

鐵復揮應手首落遂就進呈

元統間杭州鹽倉宋監納者嘗客大都求功名不遂甚
至窮窘然頗慎行止不敢非爲遂出齊化門求一死
所望見水潭將欲投入虛空中有鬼作人聲云宋某
陽壽未終不可死也四顧一無所有於是默默而回
中途拾得一紙帖云宋某可於吏部某令史下某典
吏處習學書寫翼日物色之果得其人遂獲進步再
得一帖云汝可求託某人謀請俸祿因依所言一舉
而成凡歷俸數拾月至於受勅命獲財寶取妻買妾
生子育女爲富家翁一皆陰冥所佑平昔却未嘗覩

其形狀祇見一矮小影子而已但有所見即便祭獻
稱名爺爺忽一日有一帖云我要葉子金一百八十
兩索之甚急未免數數祭獻求免因問云爺爺要此
何用一帖云我要去揚州天寧寺汝佛也又一夕其
妻臂上失去金釧金鐲急告之一帖云在汝第幾隻
箱內權且付還又一日失去熟羊背皮一帖云我借
用了明日當還次日一大綿羊自外走入如此等類
甚多不可枚舉及宋受前職鬼亦隨到恐被竊其所
有乃令人詣龍虎山求天師符命懸於所寓室內晨
興但見一樣四十道皆倒懸之莫可辨其真僞及禮

請功行法師驅治而壇內牌位顛倒錯亂弗能措手而止又一日鹽倉印信不知所在告之哀切一帖云在汝第四十幾隻箱內第幾箇段子下開尋果有時與張大使同寅將印寄於伊家一帖飛告云印信當長官收掌若不送還一棒打碎汝頭也大使驚恐急送還之後有一過路道人詣門偶以始末訴之道人曰我當爲汝遣之乃於桃樹上斫取朝向東南大枝作一槌一榘便以榘釘東南隅地上矚云每月逢五則擊五下當自絕也後果寂無影響竟不知何等鬼也江陰陳範季模與宋交代所以極知其詳季模蓋

余友也

胡善字師善紹興諸暨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至正乙未以憲僉趙公舉爲松江儒學經師越明年二月苗寇至欲燬孔子廟善坐經席罵寇寇怒殺之廟得免於災先是善以死自許題詩于壁曰領檄來司教臨危要致身及難死果不誣今校官貌其像祀于先賢堂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四



天台陶宗儀九成

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于朝既而
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
會于杭驩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
貧子幼吾輩若不爲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
一女許配其仲子矣公以爲何如鮮于聞計哀祭成
禮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即從善也後官至紹興推
官仲子字復初官至淮安總管於此可見前輩結交
重義氣不以貴賤貧富易其心誠可敬也張公官至

中書左丞

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擊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燭洗者此其所以異於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爲之辟易也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欄隣居顧百一者一夕夢攝入城隍廟中同被攝者約四十餘人一皆責狀畫字時有沈氏子以搏銀爲業亦夢與顧同鬱鬱不樂家人無以紓之勸入勾欄觀排戲獨顧以宵夢匪貞不敢出門有女官奴習嘔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入未幾棚屋拉然有聲衆驚散旣而無恙復集焉不移時棚貼壓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矣遂斃於槩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內有一僧人二道士獨歌兒天生秀全家不損一人其死者皆碎首折脇斷筋潰髓亦有被壓而幸免者見衣朱紫人指示其出不得出者亦曲爲遮護云

顏清甫曲阜人顏子四十八代孫嘗臥病其幼子偶彈
得一鶉鴒歸以供膳於梢翎間得書一緘書上題云
家書付男郭禹開拆禹乃曲阜縣尹郭仲賢也蓋其
父自真定寄至者時仲賢改授遠平縣尹去鴒未及
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見之責其子便取木匣函
鴒候病稍愈直抵仲賢官所獻書與鴒且語其故仲
賢戚然曰畜此鴒已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數千
里亦能傳致誠異禽也命左右瘞之以清甫長厚君
子留之累日商及子弟出處仲賢告言長子國祥頗
習儒業及仲賢知霍州召補州史貢山東廉訪奏差

陞書吏後官至漢中廉訪使

嘉興林叔大

鏞

椽江浙行省時貪墨鄙吝然頗交接名

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割羔殺豕品饌甚盛
若士夫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
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捫腹濶步譏謔交作叔大赧
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即書一絕
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住好水好山
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
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
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

謝語即僧家懺悔也閨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羞出見客人之鄙吝一至於此亦可憐已

陳雲嶠指泗州人性豪宕結客其祖平章故宋制置即龍麟洲題琵琶亭以譏之者凡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嘗爲侍儀舍人館閣諸老朝省各公莫不折輩行與交咸稱之曰公子其妻錢大保女也恃富貴近戚偶以一言驕之遂終身不見嘗被命監鑄祭器于杭無錫倪元鎮慕其名來見之張燕湖山間羅設甚至酒終爲別以一帖饋米百石雲嶠命從者移置近所舉巨觥引妓樂騶從者而前悉分散之顧倪曰吾在

京時即熟爾名云南士之清者它無與比其所以章章者蓋以米沽之也請從今日絕交且罵諸嘗譽之者時張伯雨在坐不勝跼踖其豪氣類如此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云少年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言世上無知音也平日喜居錢唐好古有餘而治才不足又不樂小官怒罵宰相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其畢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泗州僧

霍治書云紫陽楊奐然先生讀通鑑至論漢魏正閏大

不平之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
 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髮欲起温公問書法武侯入寇
 寇誰家後攻宋軍廻始見通鑑綱目其書乃寢順德
 劉道濟先生尤不平之脩書名三為亦見綱目闕而
 不行中統改元陵川郝伯常先生使宋被留儀真執
 不得還就買書作續漢史既脫藁會同僚苟正前諸
 公飲至數行忽長嘆曰某辛苦十餘年莫不被高頭
 巾輩已做了也皆對云不聞之至元丁亥予分臺江
 西購得蕭常續漢書全部因喟然曰惜乎郝君不及
 見此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效音開改大剛鼎以逐鬼也玉篇開
 改剛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效改大開堅也王莽傳
 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
 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當中央從
 穿作孔以絲絲茸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
 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
 庶疫剛癘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
 國化伏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剛癘莫我
 敢當凡六十六字效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
 謂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

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絲絲茸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及四方云云同前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故一作周伏化茲靈及云云同前師古曰今徃徃於土中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

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為二品並行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滕貫白珠赤燭蕤諸侯王以下以絲赤絲蕤滕絲各如其印質刻書曰正月剛卯既決云云同前慎爾周伏化茲靈及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作霍治書清甫云嘗於吳中得白玉剛嚴雙印四枚完具者二剛卯銘詞三十四字嚴卯銘詞三十二字

其二字筆畫損缺剛卯無既央二字餘十字難辯嘗
考王莽傳輿服志說文剛卯銘與說文及王莽傳同
輿服志央爲決嚴卯疾日爲日疑志誤又順爾故化
伏與莽傳同說文作順爾國化伏輿服志作填爾周
化伏未詳孰是其服用制度迺相引據亦不同後見
徐容齋叅政藏剛卯一梁貢父尚書藏剛嚴二並係
古玉篆體剛卯銘三十四字字畫亦損缺制度銘詞
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玉爲之一若
琴瑟俗傳葛仙翁煉丹頭又名藥注子其文曰制曰
嚴卯帝命莫忘日資唯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觚

既方庶使罔談莫我敢當與前嚴卯銘詞並差鮮于
伯機經歷收一枚高彥敬尚書收二枚並真楷書皆
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學宮所刻黃山谷
先生辯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繫絲繩也音
護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繩器也豎兔罟也豈紉絲繩
與兔罟相類故同此音耶又馬永鄉嬾真子錄云漢
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剛卯乃知今人
立春或戴春勝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
片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顧仲庸泰州人以財雄一鄉儻好義有古豪俠風自

奉甚薄而禮賢養士無虛日名公鉅儒多館其家張
峴菴承旨亦其人也仲庸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唼
縣尹秩滿僑居江陰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
以計告戒勿泄友詢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
人中吾將與其子爲地即走告當路者曰張文友未
疾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獲以奉政大夫嘉
定知州致仕既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廕尋
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仲庸
南歸遣人致賻奠奉宣勅以授其子聞者驚嘆仲庸
行事類如此

會稽陽明洞天在秦望山後禹廟之西南云即古禹穴
越之勝境也諸峯環聳盤鬱空曲中有東嶽行祠及
老子宮余嘗宿留其間一老道士者朱顏鶴髮延至
其室室橫一空棺云已十餘年矣未能即棄浮世而
入此匣也其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
佩絕粒飲與衆永訣臥于其中七日不死軍至發棺
挈之出兵退乃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豈
非分定歟

喬公仲山官吏部郎中好古博雅仍喜諧謔所交皆名
人才士公家製餽餽得法常苦賓朋需索一日於每

客前先置一帖且戒云食畢展卷既而取視乃製造方法也大笑而散自後無復言矣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祕書監卿元嘗爲黃冠師事青州杞道錄傳其藝非一而獨長於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嚴設梵天佛像特求奇工爲之有以元薦者及被召又從阿尼哥國公學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爲絕藝凡兩都名利有塑土範金搏換爲佛一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昔人嘗爲之至元尤妙搏丸又

脫活京師語如此

繆孝子倫字叔彞東平人侍父宦遊寓居錢唐至正十六年淮兵寇城執其父將殺之倫哀號乞免弗聽傾家貲以贖又弗聽乃自縛請代於是殺倫而釋其父甚哉賊之不仁也

趙孝子天爵字伯廉平陽解州夏縣人嘗爲吏多平反惇行孝弟治家甚嚴三子皆頎然玉立母喪廬墓三年父繼喪又如之惟蔬食菜羹不飲酒食肉不與妻妾見有司以聞于朝旌表其門閭復其身

王義士天爵字仁傑亦夏縣人家饒於財有善行以粟

輟耕錄卷十四
九
草堂
貸人不圖重息年豐僅取十之二三稍饑仁收其本
大凶則皆已之鄉里不知字咸稱義士云每值生身
之辰寢苦一月以報父母

朝廷於歲首例遣使祭嶽瀆至正乙巳翰林應奉李國
鳳代祀嵩恒醫無閭抵汴路閉即城中望祭嵩嶽時
閏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游龍宮寺池上群僧方聚
觀從之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如初弦者又十日雨
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卉木百態具備殆非
人工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
十日復冰自汴至中灤皆然不一歲盜陷汴據之

亦集乃路在西北方有山曰蹇占山北多龍湫土人欲
有所事則投之吉安道士劉學仙嘗至其地見有嘉
羔桐酪祠焉數皮而沈之祝曰神爲我鞣而治之爲
期而去至期復祠之則得成革矣若有曰鬼工然不
可測也歸語於虞邵菴先生先生初以爲誑及質諸
其土人之在京師者則始信蓋其人習以爲常不以
爲異耳

杭州屬邑有一巨室怙財挾勢虐害良善邑官貪墨莫
敢誰何衆不可堪走訴憲府巨室逃匿憲使怒督責
有司示罪賞揭大逵且家至壁白隱藏者罪連坐首

捕者賞萬緡其友人王一山者世業儒居湖山第一
樓儔彼於密期月不發隣家察知圖給賞錢告報於
官官搜索得之併王逮繫囚見憲使使問云女知彼
所犯乎王曰知之女聞國有制乎曰知之女見揭示
罪賞乎曰見之女奚不就利避害乎曰朋友顛連來
奔乘其危以售之則名教中有所不容某誠弗忍爲
事覺連坐乃甘心焉使竦然曰君子所謂臨難毋苟
免其人踐之矣真義士也若加以罪是吾政苛而刑
濫民何以勸遂釋之使即許文正公子也

徐彥璋云商人某海舶失風飄至山島匍匐登岸深夜

昏黑偶墜入一穴其穴險峻不可攀緣比明穴中微
有光見大蛇無數蟠結在內始甚懼久稍與之狎蛇
亦無吞噬意所苦飢渴不可當但見蛇時時砥石壁
間小石絕不飲啗於是商人亦漫爾取小石噉之頓
忘飢渴一日聞雷聲隱隱蛇始伸展相繼騰升纔知
其爲神龍遂挽蛇尾得出附舟還家携所噉小石數
十至京城示識者皆鴉鶻等寶石也乃信神龍之窟
多異珍焉自此貨之致富彥璋親見商人道其始末
如此

嘗至松江鍾山淨行菴見籠一雄雞置于殿之東簷請

問其故寺僧云蓄此以司晨蓋十有餘年矣時刻不爽余竊記張公文潛明道雜志云雞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論而未必然也或天寒雞嬾至將旦而未鳴或夜月出時隣雞悉鳴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變也若然則張公之言非歟因舉似以詢其所以僧云司晨之雞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蓋張公特未知此理故耳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

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按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悅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爲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爲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毀無人爲之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聞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刺麻佳

上成二創其狀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似濶霸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鷓鴣之類是可恠也日昃時縣市人闕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即此時也橋下一細家取欲烹食其妻鹽而藏之來者多就觀焉或者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

至元丁丑民間謠言拘刷童男女以故婚嫁不問長幼而亂倫者多矣平江蘇達卿時爲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贅里人浦仲明之子爲婚明年生一子

劉節婦泰州坂埭人至正丙申春隨父渡江居吳門適張士誠部將曹某方數月夫陣亡劉不避凶險躬至

死所求得其屍歸葬欲以身殉父不許旣而權貴人聞劉美且賢爭欲強委禽焉劉誓死不貳遂削髮爲比丘尼夫劉本一閭閻女子其操行乃爾盖有貴爲后妃而莫之及者謂非天性也歟

歷代醫師

三皇

伏羲季

天師岐伯

鬼臾區

少師

少俞

伯高

桐君

太乙雷公

馬師皇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矯氏

俞氏

盧氏

醫緩

醫均

文摯

醫和

范蠡

鳳綱

秦

長桑君

李豹

神應王扁鵲

子陽

安期先生

太醫令李醯

崔文子

西漢

樓護

元里公楊慶

公孫光

秦信

太倉

公淳于意

王遂

宋邑

馮信

高期

王禹

唐安

杜信

玄俗

東漢

張機 仲景

郭玉

程高

涪翁

沈建

張伯祖

杜度

魏沉

淮南子

蜀漢

李譔

唐慎微

韓保昇

孟昶

魏

華佗

李當

吳普

青牛道士封君達

樊阿

韓康

吳

呂博

負局先生

董奉

西晉

王叔和

李于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謐

女安先生張苗

裴頠

裴顛

劉德

史脫

宮泰

靳邵

張華

蔡謨

趙泉

東晉

阮德

葛洪抱朴子

范注

程據

南宋

少主元微

王纂

胡洽

徐廙秋夫

徐道

度秋夫長子

徐叔嚮道度弟

薛伯宗

徐仲融

徐文伯

徐嗣伯

僧深

劉涓子

羊晰

秦承祖

南齊

張子信

馬嗣明

張遠遊

北齊

顧歡

李元忠

李密

崔季舒

祖挺

褚澄

鄧宣文

顏光祿

龍樹王菩薩

徐之才

徐林卿

之才

徐同卿

林卿弟

梁

貞白先生

蘇恭

陶弘景

後魏

王顯

徐謩

徐雄

謩長子

後周

徐之範

杜善方

隋

徐敏齋

許智藏

巢元方

楊善

唐

金元起

真人孫思邈

許胤宗

宋俠

藥王韋慈藏

甄權

甄立言

王冰

啓玄子

張文仲

孟詵

蘭陵處士蕭炳

李虔縱

楊玄操

元珠先生

楊損之

王方慶

秦鳴鶴

許孝宗

陳士良

李含光

張鼎

陳藏器

五代

日華子

宋

趙從古

謝復古

劉温舒

朱肱

無求子

孫用和

紀天錫

劉元賓

通真子

翟煦

劉禹錫

初虞世

道士馬志

龐安時

宋道方

許叔微

王從蘊

吳復圭

張洞

曹孝忠

林億

秦宗古

丁德用

賈祐

蘇頌

朱有章

孫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蔣淮

安自良

張素

陳遇明

劉翰

金

成無已

何公務

劉守真

侯德和

張子和

馬守素

楊從政

李道源

張元素

潔古老人

袁景安

南村輟耕錄卷之二十四



